

“北扩”风波折射北约多重矛盾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环
球
热
点

据瑞典媒体近日报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透露,瑞典、芬兰和土耳其之间关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谈判将于3月恢复。

自2022年5月以来,北约“北扩”频起波折,各方政治博弈不断。专家指出,瑞典和芬兰两

个北欧中立国踏上加入北约道路,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洲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不过,北约“北扩”面临的“土耳其困境”,折射出土耳其与瑞、芬两国及北约内部的多重矛盾,为北约的未来埋下隐患。

教和穆斯林移民;1月27日,他又在哥本哈根一座清真寺和土耳其驻丹麦大使馆前焚烧《古兰经》。土耳其方面认为,瑞方纵容和保护反土分子的示威活动,随后无限期推迟土、瑞、芬三方会谈。

在“入约”问题上,瑞典和芬兰习惯“抱团取暖”。据德新社报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不要让芬兰先于瑞典加入北约,否则“两国之前密切的军事合作将变得非常复杂”。芬兰总理桑娜·马林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称“两国同时加入符合北约利益”。

目前,北约成员国中,只有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正式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据路透社报道,按照匈牙利议会程序,原本预计3月初将就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一事进行投票,但根据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的最新说法,议员们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投票时间有可能会推迟至3月下旬。匈牙利总理欧班近日也表示,应考虑到土耳其的担忧,称“除非土耳其的问题得以解决,否则北约扩张可能会失败”。

矛盾交织

“在北约‘北扩’问题上,至少存在两组矛盾。”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一是土耳其与瑞典、芬兰在打击“恐怖组织”问题上存在固有分歧;二是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加之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长期处于被动,其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矛盾。“多种矛盾交织下,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希望抓住机会,以瑞、芬入约为‘杠杆’,在对美欧博弈中获得更多主动权。”

土耳其此前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

北约,理由是两国“反恐不力”。土耳其把库尔德工人党和“人民保护部队”定为恐怖组织,认定“居伦运动”2016年在土耳其发动未遂政变,指责瑞、芬支持上述组织成员。尽管三方在去年6月的备忘录中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但焚烧《古兰经》事件又一次激化了矛盾。

在军售问题上,美土龃龉不断。土耳其一直想从美国购买F-16战斗机,但美国国内存在不少反对声音。布林肯在近期的土耳其之行中暗示,美国向土出售F-16战斗机须以土支持北约“北扩”为条件。但恰武什奥卢明确表态,这是“两个独立问题”,让二者互互条件的做法“不正确、不公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作奎向本报记者分析,土耳其采取务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希望借助对“北约扩大”拥有的一票否决权来获取自身利益,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并借机在今年大选前展示政府的强势外交形象,争取民意。此举对土耳其与美国等其他北约盟友的关系造成冲击,影响北约内部战略互信。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北约试图强势“复活”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的所作所为显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

近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等北约国家领导人相继表态,呼吁土耳其“是时候”批准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不应再行拖延”。

冲突“引子”

对于三方重启会谈的消息,瑞

典、芬兰方面表达了乐观态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瑞典外交大臣比尔斯滕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瑞典和芬兰坚定地推进“今年成为北约成员国”的目标,“入约”只是时间问题。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则预计,芬兰和瑞典将在北约7月召开峰会前被正式接纳为成员。但他同时强调,“批准权并不在我们手中”。

赵柯认为,在瑞典、芬兰“入约”问题上,土耳其的阻碍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目前土耳其的态度出现一些软化,愿意继续谈判,加之美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并有意在军售问题上满足土方的诉求。如果再从瑞典、芬兰那里拿到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承诺,土耳其应当会“见好就收”。

赵柯进一步指出,随着北约成员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成员之间差异性在加大,组织内部矛盾也会进一步加深。北欧、西欧、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理念、安全理念、社会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北约“北扩”将是一个各方妥协后的结果,长远来看也埋下了冲突与矛盾的“引子”,未来北约的集体行动、组织效率都将受到较大冲击。

“长期僵持不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也清楚,想短时间内一揽子解决诸多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土耳其一直坚持现有立场,其在北约内部也会面临不小压力,北约甚至可能会考虑改变全体一致的投票原则,到时土耳其将很难再获得让步。”刘作奎说。

刘作奎认为,北约“北扩”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多方面的。欧洲安全结构可能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俄罗斯获得安全空间的难度加大,这将加剧欧洲面临的安全困境。

观察台

最近,美国又爆出一桩滥用童工丑闻。美国劳工部日前称,作为美国最大食品安全卫生服务商之一的包装卫生服务公司,非法雇用了至少102名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在位于8个州的肉类加工厂通宵工作,并使用腐蚀性化学品清洗锋利的高风险设备,其中至少3人曾受伤。

在自诩“人权灯塔”的美国,滥用童工问题早已成为“灯下黑”。近年来,类似事件层出不穷。2022年,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两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曾被曝光雇佣童工,其中一家金属冲压工厂雇佣多达50名童工,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劳工部监察员在查处劳动违法案件中,发现了3876名被非法雇佣的童工,其中688名儿童被雇佣从事危险工作,比2021年增加26%。

把时间轴拉长,情况更糟糕。美国滥用童工问题由来已久。近两年,美国摄影师路易斯·海因于100多年前拍摄的美国童工照片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从危险的矿井到烟草农场,美国童工无不过着悲惨生活。

美国滥用童工问题严重且长期存在,凸显美国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巨大的“人权黑洞”。美国非营利组织“农场工人就业项目联合会”数据显示,美国有50万至80万名未成年人在农场工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统计发现,美国童工大多为移民,来自印度、越南、非洲以及中南美洲国家。

滥用童工问题屡禁不止,根源在于美国法律体系存在明显漏洞。美国企业界人士曾指出,在美国现行体制下,企业因侵犯劳工权利而受到罚款的风险往往较小,因此一些企业会将这部分罚款视为经营的“合理代价”。以美国劳工部最近公布的包装卫生服务公司非法雇佣童工为例,该公司最终仅被处以150万美元的罚款。如《纽约时报》引述研究人员所言,美国法律规定的民事罚款额度“严重不足”,既不足以保护工人,也不足以阻止美国企业违反劳动法。

美国劳工部的执法力度同样严重不够。面对基数庞大的童工群体,美国劳工部每年平均只报告34起违法使用童工案件,远低于实际数量。

更令人震惊的是,近期美国多州议员以缓解新冠疫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及供应链中断为由,竟然妄图推动在州和联邦层面放松对未成年人工作范围和时间的限制。这种赤裸裸的“开倒车”行为,全然不顾儿童应有的权益保护,将美国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和美国政客对人权的漠视暴露无遗。美国历史学家杰克·霍奇森在题为《童工在美国仍然是一个问题》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现代劳工体系的建立是各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即使到今天,“童工仍然是美国经济的固有问题”“儿童的骨肉和骨头仍被用于创造利润”。

让儿童接受教育、避免从事繁重劳动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拒绝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并多次因严重的滥用童工问题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点名批评。

2022年9月,“人权观察”组织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曾对美国各州的儿童权益打分,结果没有一个州获得A或B的评分,有20个州更是得到了F的评分。面对这样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美国的“人权卫士”们颜面何在!

滥用童工再曝美国巨大「人权黑洞」

□ 严瑜

加勒比“蓝色经济”空间广阔

本报记者 贾平凡

近日,西班牙环球网刊登题为《拉美的经济有多蓝?》的文章称,拉丁美洲正在敞开胸怀拥抱“蓝色经济”。报道称,“蓝色经济”是一个新的海洋经济发展框架,旨在平衡三个目标:海洋部门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拉丁美洲“蓝色经济”可能对保护该地区的环境至关重要,但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作为拉美“蓝色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样本,加勒比地区“蓝色经济”发展状况引人注目。

潜力巨大

加勒比海虽只占全球海洋面积的1%,却坐拥全世界近10%的珊瑚礁、1400种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以及丰富的红树林等沿海植被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极其丰富。加勒比地区拥有世界顶级海滩及水下观光资源,还占全球游轮市场的半壁江山。

加勒比国家优越的海洋资源禀赋赋予其发展“蓝色经济”的巨大潜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所有指标均显示,在未来几十年中,加勒比的海洋经济增速将很有可能快于地区总体经济增长。”

多年来,加勒比各国积极推动本国“蓝色经济”转型。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等国在政府中专设“蓝色经济”部,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格林纳达出台国家战略,设立相关研究机构,欲将自身打造为“蓝色经济”国家;牙买加不仅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更致力于实现基于海洋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发展;伯利兹将“蓝色经济”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框架中,推出了“国家综合沿海管理计划”等倡议;巴哈马、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英属维尔京群岛、蒙特塞拉特、库拉索等也纷纷制定自己的“蓝色经济”框架或政府协调机制。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萍对本报记者表示,加勒比地区的“蓝色经济”转型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域外国际组织、国家及机构,域内的地区组织以及地区国家都广泛深度地参与这一进程,呈现出多主体、多议程齐头并进、交织发展的特色。

挑战不少

气候变化是加勒比国家乃至全世界打造“蓝色经济”的最大系统性威胁。此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

称,对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等高达80%的国土面积都在海平面以下的加勒比岛国来说,海平面上升对各国的“蓝色经济”构成实际威胁。

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也制约加勒比“蓝色经济”发展。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加勒比海域高达20%—30%的捕捞活动是非法的,导致该地区高达55%的渔业资源面临过度捕捞风险。加勒比的污染程度仅次于地中海,85%的污水完全未经处理即排入大海。仅在东北部加勒比海,每平方公里海域就能积聚高达20万件塑料垃圾。

王萍分析,一,作为微型发展中国家代表,加勒比各国经济规模小,国家资源有限,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从根本上限制了其发展“蓝色经济”的能力;二,绝大多数加勒比国家现有的海洋治理框架主要基于传统的特定部门负责制,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宣示层面,政府各部门未完全形成合力,难以为搭建跨部门的综合性海洋规划提供足够政策空间;三,法律漏洞亟待填补,法律执行能力亟待加强。虽然大多数国家均已制定针对“蓝色经济”的相关法律框架,但尚难全方位覆盖所有海洋活动,而且存在执法不力等情况;四,加勒比国家负债率偏高,发展“蓝色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融资,容易被“卡脖子”,且受世界经济下行趋势的冲击尤为严重。

协调行动

西班牙环球网报道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两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能通过协调行动,对海洋和沿海环境以及依赖这些环境的社区加以保护,那么“蓝色经济”可以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仅旅游业和其他依赖海洋的重要部门就可以占到该地区GDP的20%以上。

“发展‘蓝色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贸易、旅游、渔业、交通、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是对国家综合性治理能力的极大考验。”王萍认为,未来,加勒比各国要发展“蓝色经济”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着手:一是政府应更加重视“蓝色经济”发展,制定“蓝色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并加强相关政策落地执行能力建设;二是更科学地借力国际融资渠道,丰富与联合国、域外组织及国家、域内组织及国家等多方合作方式,共同推动“蓝色经济”发展;三是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努力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



花朝雅集 文化之美

环球掠影

近日,荣宝斋广州举办了传统文化交流活动“花朝雅集”。来自多个国家的近40位驻广州总领事受邀出席。

花朝节是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二月举行,有祝神庙会、游春扑蝶、晒种祈丰、踏青赏红等传统习俗。

活动期间,荣宝斋广州工作人员向外宾们介绍了荣宝斋350年品牌历史,并展示荣宝斋文房用品、木版水印陈列区及荣宝斋画廊。外宾们还与多位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进行互动,现场体验品茶、品香、赏画、书法等中国文化项目,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荣宝斋广州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搭建中西交流桥梁,促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图①:乌干达总领事书写“福”字。

图②:科威特总领事体验赏香。

图③:卡塔尔副领事体验潮汕功夫茶。

图④:俄罗斯副领事夫人(左)和随员欣赏画作。

夏宇摄